第1落点·经略海洋

编者按：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山东拥揽3500余公里、约占全国六分之一的海岸线。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也强调，要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得天独厚优势，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打造世界级海洋港口群，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9月7日至9日，2025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在山东举办。大众日报理论周刊推出专题，解析山东经略海洋、向海图强的探索之路。

“四个转变”引领经略海洋新蓝图

□ 山东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近年来，山东坚持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奋力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推动海洋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回顾过去，全省海洋经济发展规模持续增长，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海洋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海洋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建设初具雏形。展望未来，全球蓝色经济发展进入重构时代，亚太地区成为世界海洋产业发展的新高地。作为海洋大省，山东海洋经济发展迎来传统海洋产业数字化、绿色化重构，海洋新兴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海洋产业开发空间深度拓展，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建设将进入全面加速期。

新成效

多项指标居全国第一

“十四五”以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山东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得天独厚优势，坚持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重要指示要求，有序推进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以海洋新质生产力、港产城融合、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等为抓手，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山东特色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全省海洋经济规模持续增长。随着新一轮海洋强省战略的深入实施，山东海洋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生产总值持续稳步增长，连续多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2024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18011.8亿元，相比“十三五”最后一年的13187亿元增加4824.8亿元，年均增速达到8.1%，高于全省同期地方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地方生产总值占比从18.03%小幅增加到18.3%，对全省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3.9%，拉动山东国民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成为山东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从国内排名来看，2024年山东省与排名第一的广东差距逐年缩小，就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而言，山东已超越广东排名全国首位。2024年，山东的海洋生产总值全国占比为17.1%，保持了相对稳定增长态势。

现代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十四五”以来，山东海洋经济总量规模持续提升，同时海洋产业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海洋三产结构从“十三五”最后一年的5.3:36.8:57.9调整为2024年的5.7:43.0:51.3，海洋二产占比大幅增长，海洋三产占比明显下降，说明以海洋旅游、海洋交通运输及海洋科教管理服务为主的海洋服务业增速已经落后于以海洋化工、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海洋水产品加工和海洋电力等为主的海洋工业增速，历史上以海洋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渔业三大海洋传统产业独大的局面有所改观，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24年，15个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总量超过8000亿元，自2020年超越广东以来，已连续五年居全国首位。其中，海洋渔业、海洋水产品加工、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电力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7个主要产业增加值位居全国第一。从主要海洋产业增速来看，除了海洋化工业与海洋矿业外，海洋新兴产业增速明显快于传统海洋产业。

海洋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是山东的传统优势，山东拥有国内唯一的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以及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工程研究院等一批国内一流的海洋科教机构，现有海洋领域全职住鲁院士22人，国家及省、市级海洋科技创新平台上百个，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全国领先。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著，崂山实验室获批成功入列，参与组建海岸与海洋工程、海洋关键材料等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约占全国涉海重点实验室总数的1/4，居全国首位。海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依托“蓝色药库”“海上粮仓”“智慧港口”等海洋产业创新行动，持续加大对海洋产业创新的政策投入，围绕海洋信息技术、深远海装备、海洋生物医药及海洋新能源、新材料等海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开展重大海洋科技创新工程。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海洋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加快推进，获批青烟威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集群、青岛威海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等12个“雁阵式”海洋制造产业集群，建设青岛西海岸海洋生物、青岛崂山海洋人工智能、烟台蓬莱海工装备制造等13个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全省重点海洋产业链配套创新能力全面增强。

海洋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聚能传统海洋产业升级，培育海洋产业新业态。山东省推动传统海洋产业高端化、高效化、绿色化、数字化布局，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推动现代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及海洋化工业产业价值链跃升。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等绿色港口、智能码头、智慧口岸建设加快推进，智能港口数字服务、智能口岸监管服务、智能供应链协同服务、智能绿色航运服务等智慧港航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聚力新兴海洋产业壮大，打造海洋产业新引擎。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海洋新材料等海洋新兴产业领域，引进培育一批涉海“独角兽”“瞪羚”等创新型企业，打造一批海洋新兴产业创新集群。2021—2024年，全省四大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累计增长幅度超过50%，年均增速达15.3%，高于主要海洋产业平均增速约5个百分点，海洋新兴产业已成为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

新图景

“组合拳”涵盖多方面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对于山东而言，这不仅是一个新的五年发展的起点，更是纵深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关键之年。2025年前后出台的一系列战略布局，已经清晰地展示了山东海洋产业发展的全新目标与核心思路。

山东利用“十四五”期末的关键窗口期，系统性地完成了新一轮发展所需的前期准备。这套“组合拳”涵盖了从重大工程的“点”上突破，到产业链条的“线”上延伸；从创新平台的“面”上覆盖，再到投融资与审批制度的“体”上重塑，其发展理念已发生深刻嬗变。

产业发展的目标，将从“规模引领”转向“链条主导”。过去，山东海洋产业的优势更多体现在产值、产量等规模指标上。但2025年前后密集落地的首制大型邮轮、深海采矿船等“国之重器”表明，山东的目标已不再是单纯的“制造基地”，而是要抢占更多的高附加值领域。2026年山东的产业政策将更加聚焦于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价值创造，在“产业强海”的思路指引下，鼓励企业从承接订单向输出标准、从“造壳”向“强芯”转变，力求在全球高附加值船型、高端海工装备等特定赛道上，掌握部分环节的话语权。

资源开发的模式，将从“项目驱动”转向“体系构建”。山东并未将海上风电、海水淡化等作为孤立项目推进，其背后是构建山东半岛“能源水利安全网”的宏大构想。三大海上风电基地的“应开尽开”伴生的是“能源岛”模式的探索，遍布沿海的淡化工程则为“海上调水”的跨区域战略预留了接口。2026年山东的海洋资源开发，将更加强调跨领域、跨区域的系统集成，在“陆海统筹”的框架下，将港口这一战略棋眼与腹地产业、城市发展更紧密地捆绑，加快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的重心，将从“平台建设”转向“产业孵化”。以国家深海基因库、蓝碳交易方法学等为代表的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在2025年前后相继落成，标志着山东已基本完成了海洋科技创新的“筑巢”。2026年这些平台的考核与运作重心，将全面转向“引凤”与“孵化”，在“科技兴海”战略的牵引下，其成功的标志将不再是发表多少论文、申请多少专利，而是成功培育多少家高成长的科技企业、转化多少个可商业化的重磅产品（如海洋新药、碳汇产品），真正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要素保障的思路，将从“招商引资”转向“市场设计”。省级海洋母基金的设立与用海审批制度的改革，揭示出山东在“创新海洋发展投入机制”上的新思路。2026年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工作重点将从传统的“招商引资”升级为更高阶的“市场设计”，即通过母基金、制度创新等工具，主动设计出风险可控、回报可期的投资场景，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流入最需要的战略性、前沿性领域。

面对百年机遇和全新征程，山东省将坚持“走在前、挑大梁”，着力破除涉海体制机制束缚，科学谋划海洋强省建设新愿景，全面向海、逐梦深蓝，以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为突破口，以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为载体，深挖海洋资源与空间开发潜能，开辟海洋产业新赛道，做强做优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湾经济，争创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现代海洋产业发展高地，实现由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的战略性蝶变，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山东贡献。

（课题组成员：徐光平，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王圣，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刘康，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算好海洋生态保护账

□ 雷萌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作为沿海经济大省，山东立足三面向海、黄河入海的区位禀赋，牢牢守住生态底线，推进陆海统筹治理，加快由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跃升，持续把“蓝色家底”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山东海洋生态承载力与发展质量呈现同步提升、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从“项目治海”转向“规则治海”

守住生态底线，护航高质量发展。海洋强省建设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山东把刚性约束立在海上、把硬指标落到实处，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不断取得实效。2024年，全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3.6%，13条纳入考核的国控入海河流全部完成总氮削减目标，48条省控以上河流入海断面总氮浓度同比下降13.5%。通过刚性制度和严格监管，山东在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中开辟了新空间，把生态约束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可持续的生态容量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抓牢污染防治，推进陆海一体治理。从末端治理转向全链条治理，是提升近岸生态质量的必然选择。山东坚持“源头减排、关口把控、湾区兜底”，全省动态完成2万余个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逐口建档、分类治理，并辅以无人机与遥感监测，实现了从“点位达标”向“负荷减排”的转变。在制度设计上，《山东省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明确“底数清、责任清、整治到位、公开透明”的要求。在治理实践中，东营黄河口湾区将629个排污口纳入统一智慧平台，实行动态管理。探索表明，陆海统筹不只是治理方式的优化，更是发展理念的转型。

夯实制度根基，推动规则管海常态化。长效治理重在制度。山东从“项目治海”转向“规则治海”，健全海洋开发与保护制度，完善“三线一单”分区管控，压实湾长制责任链条，把排污口监管细化为全过程管理。通过这些制度创新，逐步形成法规、名录、平台、考核相互衔接的闭环。这种制度设计把复杂的治理行为纳入稳定的规则框架之中，让临时性、运动式的整治转变为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

做强美丽海湾，带动全域提质增效。海湾是人海关系最直观的空间载体。山东累计6处海湾入选国家级美丽海湾案例，数量居全国首位。以青岛灵山湾为例，坚持河海共治、岸线修复、排口清零，海域水质连续三年保持优良，海湾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与改善生活品质的重要窗口。实践证明，生态修复与社会发展并不是两本账，而是一笔能够产生复合收益的大账。

推进修复增汇，持续激发“蓝色+”动能。生态修复不仅是环保工程，更是发展动能。山东累计建成国家级海洋牧场72处，建设全国首个海洋牧场观测网，深远海智慧养殖装备规模化应用，推动渔业绿色低碳转型。在威海桑沟湾，海带和贝类养殖改善水质，海草床修复增强碳汇能力，形成修复增汇、渔业增效、生态增值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不仅能提供环境效益，还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山东的探索，正是把“好生态”转化为“好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制度衔接不够紧密

当前，山东海洋生态保护总体向好，但仍有瓶颈制约。

一是生态基础仍显薄弱，岸线硬化率高、湿地破碎化问题明显，历史围填海遗留问题未解，整体修复功能不足。二是陆海统筹链条不畅，陆源污染压力突出，总氮削减、雨污分流、农业面源管控等环节未能贯通，跨区域、跨部门协同不足。三是制度衔接不够紧密，标准不一、数据分散、执法协同不畅，缺乏问题发现—治理落实—评估反馈的完整闭环。四是湾区治理整体性不足，仍偏向项目拼装，治与养、建与管衔接不畅，湾—岸—城一体化格局尚未稳定。五是生态修复价值转化不畅，蓝碳核算、交易和金融工具体系不完善，生态效益难以充分变现。

破解这些瓶颈，要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聚焦短板环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系统治理开新局、以精准施策求突破，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推动“好生态”催生“新经济”

夯实生态本底，推进岸线与湿地系统修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决定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把自然岸线和滨海湿地当作海洋生态的“生命基座”，统筹开展系统修复和整体治理。必须严格落实自然岸线保有率制度，坚决遏制新增硬质岸线，分类实施退围还滩、退养还湿、岸线生态化改造，构建完整的生态廊道。同时，以海绵岸线和韧性堤岸建设为重点，探索“工程修复+自然修复”相结合的模式，把生态工程与风险防控相统一，既恢复生态功能，又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

聚焦源头治理，畅通陆海一体治理链条。海洋污染防治的关键在于陆海联动。要以流域为单元统筹治理，强化源头减排，推动农业减肥控药、雨污分流改造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减少陆源污染负荷；在过程环节，推动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和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实现清洁生产与循环利用并重；在末端，构建河口湿地缓冲带和湾区净化体系，形成“河—口—湾”联动治理格局。同时，完善跨区域协作机制，推动监测、考核、调度一体化运行，形成上下游联动、部门协同的整体合力。

强化制度供给，构建智慧监管新体系。高水平治理必须依靠制度保障。要推动从“项目治理”向“制度治理”转型，形成统一的制度标准，贯通规划审批、执法监管、评估考核等关键环节，真正实现用制度管人、管事、管发展。在此基础上，要大力推进数字化监管，建设“数字孪生海湾”，将各类监测数据和治理项目全面打通，形成实时监测、动态预警、精准治理的闭环体系。通过法治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赋能，使治理真正走向常态化、长效化。

提升系统集成，打造湾岸城市共治格局。海湾不仅是自然空间，更是承载民生与发展的公共场域。要坚持以海湾为最小治理单元，推进“一湾一策”向系统集成升级，把治污、修复、景观、运维、投融资纳入统一清单，做到一张图统筹、一盘棋推进。同时，要建立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把集中治理转变为常态维护，推动“湾—岸—城”协同治理格局加快形成。通过治理与发展的深度融合，使海湾既要成为生态样板，又要成为城市名片。

探索价值转化，释放“蓝色+”生态经济动能。生态本身蕴藏巨大的经济价值。要建立健全蓝碳核算和交易机制，推动典型生态系统的修复与碳汇功能转化，探索蓝碳贷、绿色债券等多元化金融工具，让修复投入成为可持续的资产。与此同时，要培育“蓝色+”新业态，把生态修复与渔业、装备制造、文旅融合结合起来，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成修复—增汇—交易—产业的完整链条。通过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好生态”不断催生“新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海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山东在海洋生态保护中坚守底线、探索新路，为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跨越奠定了基础。面向未来，要把生态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深化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增强绿色动能，为建设海洋强国和美丽中国贡献山东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山东海洋文化的特色与传承

□ 曲金良

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山东是我国重要的海洋大省，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辐射广远，在山东文化整体内涵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全国和国际海洋文化中占有重要的时空与内涵“版图”。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推进山东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好地打造我国海洋文化创新发展的山东高地。

整体定位和独特价值

山东海洋文化区位重要，空间广大，内涵富集，特色独具，在全国海洋文化中具有其他区域不可比拟的重要地位。

山东海洋文化的主要环境资源依托是山东半岛及其三面海域。山东海岸线长达3500多公里，占我国大陆海岸线总长超过1/6；山东近海岛屿300多个，其中庙岛群岛南北纵列于黄海、渤海交界线上，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群岛；作为我国大陆向东伸入大海最远的半岛，山东半岛上自古港口遍布，既是我国海洋渔盐文化发达的重镇，又是我国南北海上交通、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跨海交流的枢纽和中心地带。基于这样的海陆区位优势，山东在我国海洋历史文化中凸显了多方面独特价值。

其一，山东是我国历史上海洋开发最早、海洋文化最为发达的历代海疆政区，海洋文化历史积淀丰厚。自夏代以降，山东地区一直是我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海陆兼具大国的中心海疆地区。《尚书·禹贡》云：“海岱惟青州。”作为夏代政区“九州”之一的“青州”，中心就是山东地区。夏朝青州“厥贡盐絺，海物惟错”，海盐、海错（海洋渔产）是山东地区的主要贡赋。近年来在渤海南岸潍坊等地区考古发现的大面积商周盐业遗址，充分显示当年发达的海盐生产及其对商周王朝的巨大贡献。至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齐国就已通过“官山海”、发展“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成为“海王之国”。

其二，山东海疆港口发达，在历史上一直发挥着连通南北、联结中外的海上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海洋文化区位优势凸显。自秦汉以降，山东海洋历史和海洋文化在历代王朝的海陆一体化发展中所具有的地位就愈发凸显了。秦始皇5次巡游天下，4次到达山东半岛诸港。至汉代，汉武帝巡幸山东半岛诸港、海域次数更多。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所记海上交通路线之“登州海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作为我国历史上两大“海道”之一，肇始于先秦，发达于汉唐，直至明清，一直是我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海上通道。作为历史上我国南北海上交通必经和枢纽地区，自元代开始实施国家“大海运”，直至清代，“海漕”大船南来北往，浩浩荡荡，一直彰显着我国开发利用海洋、大兴“舟楫之便”的能力和水平。

其三，山东地区是我国“中原地区”的重要海疆地区，山东海洋文化与儒家文化、黄河文化、泰山文化“同框”发展，交汇融合、互为一体。山东是孔孟故乡，是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中心发源地；山东在我国历史时期大部分时段是黄河下游暨入海地区，黄河文化的向海性、河海文化一体性特色凸显；“五岳之尊”泰山在山东，是帝王举行封禅大典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山东海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向海性、海洋性的标志性、典型性体现；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山东海洋文化，就是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中华传统文化。

六例海洋文化遗产

第一，山东海洋文化遗产代表着中国海洋文化历史的丰度、高度和亮度，需要加强保护传承。这里仅按类别略举几例。

一是渔业文化遗产。山东海域地处温带，自古渔业资源丰富，渔场密布，鱼虾味美、丰产。与此相关的“海错”美食文化、渔船渔具文化、行船拉网渔歌、社会生活习俗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自古传承，现在则大多遭受破坏，形势濒危。二是盐业文化遗产。山东海盐自古多产、高产，盐场遗址遗物众多，尤其是商周渤海南岸盐场考古发掘空间广大，内容丰富，世所罕见。三是海洋信仰遗产。主要有基于“海市蜃楼”现象的蓬莱神仙信仰、基于海上方士历史的徐福信俗、基于民俗心理的海神信俗等遗产。四是航海及船舶文化遗产，包括中外航海、南北海运遗址遗迹。前者最著者为始自先秦、至今遗迹尚存的“登州海道”遗产，后者最著者为元代开通、至今遗迹尚存的“胶莱运河”工程遗产。五是海防文化遗产。山东半岛海防历史始自汉代，宋朝所建登州刀鱼寨（在今蓬莱），明代扩建为登州水城，成为明清重要的海防门户；明代所建海防卫所在山东半岛林立，清代也建有不少海防设施。六是港口文化遗产。这类遗产遍布山东沿海，相关遗址、文物、社会、文化内涵丰富。

总之，山东是我国海洋文化遗产最为富集的地区，有不少内容多为山东独有，或根源、主体在山东而联结着国内其他地区、海外世界，是凸显山东海洋文化在全国和国际社会地位的重要“样板”。

第二，山东海洋文化的当代创新发展繁荣，具有巨大潜力和广泛空间。

山东海洋文化的丰度、高度和亮度，仅靠对遗产的保护传承远远不够，需要加大创新发展的推进力度。在各个领域，都需要而且可以实现新时代条件下的创新发展繁荣。其一是以沿海、岛屿在地人民群众为主体，在保护传承传统海洋文化遗产的同时创新发展出更多更好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与形式，以丰富自身社会的文化生活。其二是以文学艺术部门、机构、业界为主体，以传统海洋文化遗产为基础素材、资源、元素，在文学艺术创作上获得创新突破，打造文学艺术精品，促进其与山东整体文学艺术的共同发展繁荣。其三是文旅结合，做大做强海洋文化创意产业，打造精品，促进其与山东整体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繁荣。

推进传承发展的五个路径

大力推进全省海洋文化的全面发展繁荣，亟须采取如下举措：

一是学术研究上突破学科化、微观化局限，加强海洋文化相关学科的交叉整合，集中多学科力量攻关，构建海洋文化的整体内容与形态体系，推进海洋文化的系统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的整体力度、高度和广度。

二是在海洋文化管理与施政施策上突破部门化、条块化局限，加强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全面、整体、系统推进海洋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三是布局建设山东“海疆文化长廊”，全面整合区域海洋文化资源，全面规划区域海洋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基本空间，全面推进区域海洋文化整体发展繁荣。

四是大力加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做大做强海洋文化产业的“山东名牌”“国家旗舰”乃至“国际航母”，促进海洋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繁荣。

五是大力推进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国际合作，扩大、增强山东海洋文化的海外辐射力、影响力和“共同文化”认同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山东海洋文化的价值作用。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